

姚雪垠 著

李自成

第五卷

漓江出版社



YZLI0890127104



姚雪垠 著

第五卷



YZLI0890127104

出版社



目录

◎ 001 多尔袞时代的开始 [第一——二章]

◎ 038 兵败山海关 [第三——八章]

◎ 142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九——十三章]

◎ 212 太子案始末 [第十四——十七章]

◎ 261 巨星陨落 [第十八——二十六章]

◎ 361 尾声 [第二十七——二十八章]

◎ 多尔袞时代的开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袞奉命率兵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六月，多尔袞与多铎、豪格、福临等共同摄政，开始了对明朝的征服。多尔袞在摄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他首先平定了内乱，击败了豪格的势力，确立了福临的太子地位。接着，他集中力量对付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最终在1645年迫使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缢，完成了对中原的征服。多尔袞的统治为清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的时代被认为是清朝的奠基时期。

多尔袞在摄政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同时，他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官方的权力。在经济上，他实行了“圈地运动”，将大量明朝遗留的土地分配给满洲贵族，以巩固他们的经济基础。在文化上，他推行了“剃发易服”政策，要求汉族人改穿满洲服饰，以示归顺。这些措施虽然引起了一些汉族士人的不满，但也有效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多尔袞的统治时期，清朝的国力得到了迅速恢复。他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平定了内乱，统一了北方。在外交上，他与蒙古各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确保了北方的稳定。同时，他还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多尔袞的去世标志着多尔袞时代的结束，但他的政策和措施对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三月三十日拂晓，多尔袞得到的第一封探报是说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天明的時候攻破了北京城，崇禎帝不知下落。接到从北京来的这封探报以后，多尔袞不是高兴，而是既感到有点奇怪，也关心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的各种行为。他一面下令兵部衙门，不惜重赏，加速打探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的各种消息，另一方面不待天明就传唤范文程速来睿王府商议大事。

大清国在当时好像是中国的东北大地上一轮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充满活力。拿收集关内的情报工作说，它有一套可行而又严格的制度；随时能洞悉关内的重大军事和政治情况。在北京城内和近郊经常潜伏着各种细作，一有重要消息便送到满洲境内，再用专门备用的驿马一站一站地送到盛京。凡是紧急探报，到了兵部的主管部门，都得赶快抄出数份，分送睿亲王、郑亲王、兵部尚书、内三院大学士，所以凡是特别重大的军情消息，清国主要执政的王、公、大臣们很快就会知道。

范文程来到了多尔袞面前，叩头以后，随即坐下。多尔袞问道：

“你同洪承畴见面了么？”

范文程欠身回答：“臣是刚才知道李自成攻破北京，皇后在宫中自缢，崇禎不知下落的消息，随后奉召前来，尚未同洪承畴见面。据臣猜想，洪承畴熟悉南朝朝野情况，非我大清朝众人所及，对我八旗兵进军中原，扫荡流贼，必会有重要建议。臣在早饭后，即去找他一谈。”

“你怎么知道他会有重要建议？”

“当流贼尚在宣府一带向居庸关行军的路上时，臣推想流贼进长城和居庸关必有一战，洪承畴摇摇头说不会有多大抵抗，后来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我原来想着崇禎下旨舍弃宁远，调吴三桂赴北京勤王，守卫北京，北京必不会失于流贼之手。然而洪承畴却对臣频频摇头，认为崇禎不应该命吴三桂携带宁远百姓进关，叹口气说：‘北京完了！不待吴三桂赶到，北京就会落入流贼之手！’现在看来，洪承畴料事如神！”

多尔袞点点头，说道：“是呀，崇禎也真是糊涂，既要调吴三桂去救北京，又命令他护送宁远百姓入关，实际上使吴三桂失去了到北京作战的机会！不知洪承畴知道李自成攻破北京以后……”

多尔袞一句话没有说完，兵部衙门又送来一件紧急探报。他赶快拆开一看，脸

色不觉一寒，立刻交给范文程，说道：

“明朝已经亡了。没想到崇祯会如此结局！”

尽管明清是两个敌对国家，但是范文程看了崇祯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也不能不心中一动，脱口说道：

“其实，他不是个昏庸之主！”

多尔袞很想知道洪承畴对于北京失守和崇祯殉国有什么看法，嘱范文程快到洪承畴的公馆去一趟，并且吩咐说：

“我叫你去看看洪承畴，因为只有你最能了解他的心情，他也肯对你吐露心思。你去看了他以后再回你的公馆用早餐，去吧。”

“要不要同他谈一谈进兵中原之计？”

“那是几天以后的事，现在用不着谈。还有，明天，明天是四月初一，文武百官要在大政殿举行朝会，十分重要！”

范文程感到诧异，但也不敢多问，随即出了睿亲王府，带着仆人，骑马往洪公馆驰去。

这时，天色已经大明，洪公馆的大门开了。

范文程因为是大清国的一位重臣，又同洪承畴来往甚密，所以只问一声洪大人是否已经起身，不需通报，将随身的仆人留在大门口，便匆匆向里走去。

洪承畴在四更时候接到兵部衙门第一次送来的紧急探报，便起了床，为北京的失陷心中震惊，再也没有睡意。由贴身姣仆兼妾童的白如玉服侍着梳洗以后，坐在书案旁边发呆，猜测着崇祯皇帝的生死下落。过了半个更次，兵部又一封探报来了。他心中害怕，拿着密封的探报倚着桌子，惊疑间望着信封，不敢拆看，心在跳，手在打颤，向如玉吩咐：“将灯草拨大！”灯草拨大以后，他拆开信封，将密报匆匆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跌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叹息一声。善于体贴主人心情的如玉从暖壶中倒了一杯热茶放在主人面前，轻声问道：

“崇祯皇帝死了？”

洪承畴没有做声，挥手使如玉离开身边。范文程进了二门的时候，如玉首先看见，在甬路边向范大人打千问安，然后走在前边，一边向主人禀报“范大人驾到”，一边打开猩红细毡镶边暖帘。范文程一边拱手一边说道：“洪大人，我来了！”话未落音，已经走进了暖阁，到了洪承畴的面前，一眼就看见洪刚刚哭过，没有来得及将泪痕拭干。他回避看洪的眼睛，在客位坐下，说道：

“四更以前，睿亲王接到兵部衙门的第一封紧急探报，便派人将我叫去。我也是刚看了兵部衙门的第一次探报，以为睿王爷要同我商议向中原进兵的事，实际不是，大概他的想法临时变了。随便谈了北京的事，兵部的第二封紧急探报送到，睿王爷便命我来你这里，看看你有何感想。”

洪承畴暗暗吃惊，后悔刚才没有来得及拭干眼泪。随即凄然一笑，说道：

“实不敢欺瞒老兄，刚才突然得悉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我毕竟同他有君臣旧

情，也知他决不是昏庸之主，竟然有此下场，十七年兢兢业业，竟落个身死国亡，禁不住洒了几点眼泪。你我好友，万恳不要向睿亲王说出真情，使愚弟因此受责。”

范文程笑道：“亨九老兄，你对睿王爷知之太浅！倘若他知道你为崇祯殉国洒泪，不但不会见责于你，反而会对你更为尊重。你不像慕义来降的武将，也不同于原来在辽东居住的文臣。你自幼读孔孟之书，科举出身，二十三岁中进士，开始入仕，经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历任封疆大员，挂兵部尚书衔。崇祯虽失天下，但生前待你不薄。为着你是大明国三世旧臣，与崇祯帝有十七载君臣之谊，今日忽闻北京被流贼攻破，崇祯自缢殉国，倘若不痛心陨涕，倒不是你洪亨九了。你说是不是？”

洪承畴忽然站起，向范文程深深一揖，说道：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范兄！”

范文程握住洪承畴的手，哈哈大笑。随即告辞，在院中向洪承畴嘱咐说：

“今日是三月三十日，明日是四月朔。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前会议，必是决定睿亲王率兵南征的大事。崇祯已死，我兄为剿灭流贼大展宏猷，既是为大清国的创业建立大功，也是为崇祯帝、后报殉国大仇，机不可失！”

“正是，正是。弟虽碌碌，愿意粉身碎骨，为大清效犬马之劳，也为先帝报身殉社稷之仇。”

“好，好。兄此心可指天日，弟将告诉睿王爷知道。”

洪承畴在大门外望着客人范文程带着戈什哈和仆人走后，心中问道：明日在大政殿决定出兵的事么？不会。李自成进北京后的情形尚不明白，满汉八旗兵也未完全集合，向北京进兵的方略也未商定，如何能过早地宣布南征？……范文程是深知大清朝内情的人，此事他竟不清楚！

如玉走到他的身边，轻声说：“老爷，回书房用早餐吧！”

关于李自成攻破北京以及崇祯自缢的消息，日渐清楚。大清国朝野振奋，等待着辅政和硕睿亲王率师南征。盛京虽然只有一两万人口，商业也不繁华，但是自从新兴的大清国将它定为京城以来，它在关外的地位日益重要。蒙古各部、新被征服的朝鲜、往北去远至长白山和黑龙江一带，以及使犬使鹿的部落，都有人不断地前来盛京。盛京成为东北各民族的政治中心，一切重大消息汇集此地，然后传送各地。近几天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就是先到盛京，再由盛京传到各地。

从前天起，盛京城内，不管是王、公、大臣府中，或是大街小巷人家，到处沸沸扬扬谈论和硕睿亲王即将率领满、蒙、汉大军进入长城，杀败流贼，占领北京的事情。居住在盛京的人们，不管是文武官员或是黎民百姓，也不管是满人汉人，对于多尔衮将要向中原进兵都同样心情振奋。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看，是众多少数民族逐步地融合，总的趋势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但在特定时期，局部地方，则出现过汉人被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在皇太极时代，居住在沈阳、辽阳等地的汉人就是被满族融合，编为汉军八旗，从表面上说，男人剃发，妇女不缠脚，遵从满俗；从

心理上说，由于中原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他们也希望满汉大军进入长城以内，占领北京，统一中原。明白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况，就会明白在顺治元年三月底到四月初这段时间，盛京城中的的人是如何盼望着多尔袞大举南征。

三月三十日下午，内秘书院奉两位辅政亲王口谕，因大军出师在即，定于明日（四月初一日）上午辰时整，诸王、贝勒、贝子、全体文武臣僚齐集大政殿会议国事，不得有误。这口谕传出以后，满朝振奋：大家盼望的出征大举就在眼前，明日睿亲王会有重要面谕。虽然出兵打仗，兵将们难免有人伤亡，但是据十几年来几次出征经验，清兵进入明朝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总是胜利而归，掳掠很多男女人口、耕牛和财物，许多参加出征人员有机会立功受奖，得到升迁，也可以得到一些财物。尤其这一次随睿亲王出征不同往日，更加令人振奋。大家知道，这一次出征是要杀败流贼，占领北京。大家常常听说，北京城的宫殿和大官府第都是无法想象的壮观和美丽，只有天上才有。还有北京城中真是金银珠宝山积，美女如云。虽然大清兵晚了一步，被流贼抢劫过了，但是流贼是抢劫不完的，而且大部分可以再从流贼的手中夺得。这样的事情，对生长在贫苦地方的满洲人来说，真是太诱惑了。所以对明日在大政殿的会商军事，许多年轻的满洲贵族子弟们兴奋得不能成寐。

然而在盛京城中，大清朝的上层人物，对于明日上午将在大政殿举行百官会议，共商辅政睿亲王南征大计，并不是人人心情振奋。至少有两个人的心情与众不同。首先是肃亲王豪格，心中憋着一口闷气，无处发泄。对于多尔袞做了领头的辅政王，专理朝政，他本来心中不服，十分嫉妒。他当然会想到，这次多尔袞率师南征，必然大胜，又一次建立大功，不但会名留青史，而且日后权力更大，他的日子也会更不好过。还有一个为现代人所忽略的问题，也影响豪格的心情。满洲人对于童年时是否出过痘，十分重视。如果童年时不曾出痘，成年以后以及中年，随时可能染上天花，轻则留下麻子，重则丧生。豪格在童年时不曾出痘，所以他不愿意随大军南征，曾经打算亲自见两位辅政王，说明他因为没有出过痘，不宜出征，请求允许他留在盛京。他的心腹们害怕多尔袞对他疑心，劝他不要去见多尔袞和济尔哈朗，认为两位辅政王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会引起多尔袞的疑心。知道明日上午将在大政殿举行文武百官会议，商量大军南征大计，他的心中十分烦闷，晚膳时随便喝了几杯闷酒，骂了在身边服侍的仆人。睡到炕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他的福晋同多尔袞的福晋是姊妹，长得也相当美。因为他心中很恨多尔袞，今晚连自己年轻美貌的福晋也不肯搂到怀中，将她推离开自己身子。因为多尔袞身上有病，他在心里咒骂多尔袞早日病死。他的福晋只听见他愤愤自语，却听不清他说的是是什么，也不敢问。

在盛京城中，另外有一位上层官吏今晚的心情也很不安，他就是从前深受皇太极重用，倚为心腹，而如今又受多尔袞信任的汉人范文程。他虽然年纪不到五十岁，却是大清国的三朝元老，在满汉文臣中的威望很高。他官居秘书院大学士的高位，一向对国事负有重责，当然对明日的会议十分关心。他身经朝廷中许多次风云变幻，种种复杂斗争，养成三种基本态度：一是不介入爱新觉罗的皇室斗争；二是在满汉

关系问题上力求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三是他看准了多尔衮在努尔哈赤子侄中是一位难得的杰出英才，必能为清国的未来做出一番大事，所以他愿意看到多尔衮牢牢地专掌大清朝政，使大清国运兴旺，进占北京，成为中国的主人。可是他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明天上午要在大政殿举行的满汉文武百官会议不像是专为大军南征的事，可能牵涉到别的大事。他生长在辽东，从青年时代就投效努尔哈赤，虽然他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权位纷争从不介入，但内幕情况他是清楚的。目前，关于多尔衮率师南征的许多重大事情（有些事情需要他经手办理）都没有商讨，更无准备，忽然睿亲王决定明日在大政殿举行满汉文武百官会议，宣布南征大计，岂不突然？难道是为着，为着……？

他忽觉心中一亮，脸色一沉，在喉咙中吃惊地说：“又是一件大事，是睿亲王为出师准备的一着棋！”他从太师椅上忽地站起，在屋中踱了一阵，对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作了各种猜测，心中无法安静。明天将发生的大事非同一般朝政，它关乎大清国朝政前途，也关乎向中原进兵大计，他身为大清国的内院大学士，不能不十分关心，要在事件发生之前，自己的心中有个谱儿。想来想去，他决定带着戈什哈和亲信仆人，步行前往郑王府，借故有重要请示，也许会探听出明天将要发生的事。

范文程同郑王府的官员一向很熟，大家对他都很尊敬。他一到郑王府的大门前，一位官员向他迎来，小声说道：

“两位辅政王正在密商大事，范大人是不是奉谕前来？”

范文程含笑回答：“我是有两件事要向郑王爷当面请示。既然两位辅政王在密商大事，我今晚就不请示了。”他向左右望一眼，小声问道：“睿亲王来了很久么？”

“睿王爷刚打一更就来，现在过了二更，已经密商了一个多更次了。”

范文程不再说话，带着戈什哈和仆人们走了。他边走边在心里说：

“明天准定有惊人大事！”

阴历四月初一日，盛京天色黎明，北风习习，颇有寒意。肃亲王豪格尽管自己的心中很不高兴，但是因为睿亲王治国令严，他只好在不断的鸡啼声中起床，在灯光下吃了早膳，穿戴整齐，腰间挂了心爱的腰刀。过了一阵，他带着几个护卫和仆人，骑马往大清门^①走去。路上遇到一些满汉官员也向大清门方向走去，因为他是和硕亲王，爵位很高，所以官员们都向他让路，还向他施礼请安。他还看见，重要街口都增派了上三旗的官兵戒严。看见这不寻常的戒严情况，起初他的心中一动，但随后想着今天是两位辅政王与文武大臣会商南征大事，理应防备敌人的细作刺探消息，临时戒严是应该的。他赞成睿亲王要趁李自成在北京立脚未稳，率领数万精兵南征，这是先皇帝多年的心愿，也是大清国上下臣民的心愿。但是他心中所恼恨的是，多尔衮明明知道他没有出过痘，为什么非叫他随大军南征不可？倘若先皇帝在世，能够是这样么？他一边向大清门走，一边在马上胡思乱想，越想越感到恼

① 大清门——是大政殿宫院的正南门，好比北京紫禁城的午门，为百官入朝的必由之路。

恨。他又想到，去年八月间，先皇帝突然病故，他作为先皇帝长子，又是一旗之主，立过多次战功，本该他继承皇位，可是多尔衮为了专制朝政，故意拥立幼主，凡是不同意的人都被他杀掉。他肃亲王也几乎遭了大祸。此刻在马上想到此事，他不由地在心中恨恨地说：

“哼，反正你的身上有病，久治不愈，不是个长寿之人！”

豪格来到大清门前边，满汉文武官员来到的已经不少了。多数人已经进去，分别在十王亭等候，还有少数人因为不常见面，站在大清门外互相寒暄，交换从北京来的消息。豪格在大清门外下马以后，也同几个官员招呼，但是使他吃惊的不是今日来的人多，而是今日大清门外戒备森严，连附近的几处街口都有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兵将把守，大清门内外则是专职守卫宫廷的巴牙喇兵警戒。他的心中奇怪：南边的细作决不敢来到此地，何必这样戒备？随从的护卫和奴仆都留在大清门外，他大踏步走上台阶。守卫大清门的正三品巴牙喇章京（入关后改汉文名称为护军参领）迎着他打个千儿问好。他问道：

“王公大臣们已经来了多少？”

“礼亲王来得最早，还有几位王爷也到了。满汉大臣中六部尚书、都察院正副堂上官、内三院大学士、各旗固山额真已经到了不少。”

“两位辅政王爷到了么？”

“两位辅政王爷还不曾驾到，想着也快了。”

豪格知道多尔衮尚未来到，自己不曾迟误，顿觉放心。他正要抬脚前进，忽被守门的巴牙喇章京官员拦住，恭敬地告诉他说：

“请王爷将腰刀留下。”

“啊？！”

“王爷，都是一样。四更时从睿王府传来口谕：今日不管亲王郡王、大小官员，进大清门一律不许携带兵器。兵器存放在大清门内，散朝以后交还。刚才礼亲王进来的时候，一听说辅政睿亲王有谕，他二话没说，就把带在身上二十多年的短剑解下来了。”

豪格听了这话，只好交出腰刀，但心中感到惊异，猜想今天不是商议大军南征的事，但究竟有什么特别事故，他猜不出来，也没有料到大祸会落在他的头上。

大政殿又名笃恭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距大清门约有百步之远。宽阔的御道两旁是十王亭。大政殿是在高台基上的一座八角亭形式的建筑，上边覆盖黄色琉璃瓦，下用绿琉璃瓦镶边。正北设有御座，但因为顺治尚在幼年，这围着黄漆栏杆的御座并不常用。御座前另设一张案子，为两位辅政王上朝时坐的地方。此刻因两位辅政王尚未来到，所有的王公大臣和满汉文武百官多数在大清门左右的朝房中休息等候。

大清门在盛京俗称午门，是五开间的巍峨建筑，西边两间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尚书、大学士等三品以上官员等候上朝的地方，东边的两大间是爵位和官职稍次的官员等候上朝的地方。大清门的地下设有地炕，在严冬时也温暖如春。

今日虽然是四月初一日，但因为辽东天气较冷，地炕仍未熄火。

豪格一进大清门就向左转，进入满洲语所谓“昂邦”一级的朝房。他首先注意到年高望尊的和硕礼亲王代善面带忧容，肃立等候，并不落座。因为礼亲王是他的伯父，后金建国之初为“四大贝勒”之首，豪格进来向他简单地行礼请安。随即他看见别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还看见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当时俗称“三顺王”都已经来了。因为礼亲王没有落座，别人也只好肃立不动。大家都猜到今天要出大事，但因为睿亲王治国令严，没人敢随便打听，只是一个个心中忐忑不安，脸色沉重，紧闭嘴唇。洪承畴原以为今日是满朝文武们共商南征大计，来到大清门以后才看出来今日的朝会与南征无关，同范文程站立在礼亲王背后，屏息等待。范文程明白洪承畴对爱新觉罗皇室中的斗争知道得很少，担心他枉自害怕，用靴尖暗暗地将他的靴子碰了一下。

过了一阵，该来的文武官员都到齐了。所有的人都屏息等候，倾听大清门外的动静。一位内秘书院的章京进来，到礼亲王面前打个千儿，小声说道：

“启禀王爷，两位辅政王爷已经转过街口，快到大清门了。”

所有肃立在礼亲王身后和左右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三品以上官员都浑身一震，注意听大清门外动静。就在这刹那之间，站在礼亲王近处的肃亲王豪格的心中一动，朦胧地意识到可能会有不幸落到他的头上，会有没良心的人将他私下说的话向睿亲王告密。他的脸色突然一寒，心头怦怦地跳了几下。范文程因为早就觉察出今天的朝会会出现大的事故，所以总在暗中观察几个人的神色，此时忽见肃亲王神色略有异常，他原来的猜想证实了，在心里说道：

“啊，又出在皇室内部！”

又过片刻，一阵马蹄声来到了大清门外停下。随即睿亲王在前，郑亲王在后，走进大清门，通过十王亭中间的宽阔御道，进了大政殿。虽然今天任何王公大臣不准携带兵丁，但是，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因为位居辅政亲王，所以左右簇拥着八个佩着刀剑的巴牙喇兵和两位辅政王的四名王府护军，这十二个人全是年轻英武，精通武艺。平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前来上朝，顶多带四个人，既为保护自身，也表示辅政亲王的身份。今天他们带了这么多人，使左右朝房中的人们不能不感到惊异。豪格因自己心中有鬼，脸色突然大变，在心中说：

“不知是哪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出賣了我？”

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走进大政殿，在御座前所设的桌案后面落座。多尔衮坐在正中，济尔哈朗坐在他的右边。多尔衮面带怒容，双目炯炯，令人望而生畏。济尔哈朗虽然也是辅政王，但为人秉性比较平和，对多尔衮遇事退让，所以在朝廷上较得人心。他没有一点怒容，倒是面带愁容。他们坐定之后，跟随进来的两王府的亲信护军和多尔衮平日挑选的巴牙喇兵，有两人进入大政殿内，站立在两位辅政王的背后，其余的站立大政殿门外的左右两边。另外，专负责拱卫朝廷的巴牙喇兵今日调来的很多，都站在十王亭前边的御道两侧，戒备森严，使今日的朝会更加显得紧张。

当时，盛京的官制比迁都北京以后来说，仍属于草创阶段，不仅官制简单，礼节也很简单。两位辅政王坐定以后，有内秘书院一位年轻汉人章京到大清门内的左右朝房，引导王公大臣和满汉文武百官，来到大政殿。走在最前边的是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他是努尔哈赤最初封的参与朝政的“四大贝勒”中仅存的一位，也是亲王中年纪最长的人，今年整六十岁了。进入大政殿后，有一位站在睿亲王身边的章京大声说道：

“和硕礼亲王免礼，请即落座！”

代善在为他准备的一把铺着红垫子的椅子上坐下，是左边一排的第一位。他从十几岁起就跟着太祖努尔哈赤为统一满洲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而进行战斗，屡立大功，所以在爱新觉罗皇室中得有今日的崇高地位。但是他毕竟老了，经历的朝廷纷争也多了，只希望得保禄位，不愿多管别的事情。他早就知道多尔衮与豪格之间必有一斗，今日来到大清门时他已经猜到将出大事，所以一句话不说，交出了腰刀。现在看见多尔衮处处戒备森严，心中更加明白。自从去年八月间先皇帝突然病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孙中为争夺皇位发生纷争。当时最有继承皇位资格的是多尔衮和豪格二人。他们都有人拥护，手中也都有兵力。多尔衮自己坚决不做皇帝，也挫败豪格想继承皇位的野心，拥立六岁的小孩福临做了大清皇帝，自己做辅政王，治理国政。此事既获得两黄旗的忠心拥戴，也获得清宁皇后和永福庄妃的两宫支持。半年多来，对世事和朝政经验丰富的礼亲王看见多尔衮步步向专擅朝政的道路上走，既使他心中不满，也使他有点害怕。但是他也明白，目前正是大清朝进入中原，第二次开国建业的大好时机，非有多尔衮这样的人物不可。他心中还明白，今天是先皇帝太宗爷逝世以来半年多时间中爱新觉罗皇室中发生的重大斗争，必有血腥之灾。怎么好呢？他昔日是“四大贝勒”之首，今天为年事最高的和硕礼亲王，身为太祖爷的次子，看着太祖的子孙们如此明争暗斗，流血朝堂，他怎么办呢？……

所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三品以上的满汉大臣，都随在代善之后，走进大政殿。当时的王、公、大臣对辅政王不行跪拜礼，他们按照品级分批，赶快趋向案前，利索地甩下马蹄袖头，左腿前屈，右腿后蹲，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头和上身略向前倾，齐声说道：“请两位辅政亲王大安！”他们都没有座位，首先是亲王一级的在两旁肃立，郡王、贝勒、贝子接着往下排。原来贝勒的爵位很高，到皇太极时代，为了逐步提高君权，首先取消“四大贝勒”共理朝政的旧有制度，接着将贝勒降到郡王之下，成为封爵的第三级。因系封爵，所以得到也不容易。有封爵的人们分批打千儿请安之后，在左右两边站定，接着才是满汉三品以上文武大臣请安，站在第二排和第三排。

没有爵位的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都在大政殿外边分批请安，也分两行肃立。

多尔衮一脸杀气，向大政殿内外的满朝文武扫了一眼。他平时就是目光炯炯，令人生畏，今日更是目光如剑，好像要刺透别人心肺。当他望着豪格的时候，豪格不由地浑身一震，在心中骂道：“不知谁出卖了我，我将来要亲手将他杀死！”他偷觑一眼面带愁容、白须飘然的和硕礼亲王，心中希望礼亲王能为他说一句话，但是

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听见多尔袞开始说道：

“近几天，我朝不断接到从北京和山海关来的探报，北京的情况已经清楚了。三月十九日天明的时候，流贼破了北京。崇祯先逼着皇后自缢，随即他自己也自缢了。明朝亡了。从北京和山海卫来的探报还说，流贼进了北京以后，二十万贼兵（当时是这样传说）驻在城内，军民混在一起，当然要奸淫妇女，一夜之间投井自缢的妇女就有数百人。流贼抓了皇亲、勋臣和六品以上官员，严刑拷打，逼索军饷，已经打死了许多人。吴三桂的父母住在北京，也被李自成抓了起来，随即放了，以便招降吴三桂。北京谣传，吴三桂原来也有意投降流贼，因为知道流贼进了北京以后的实际情况，不肯降了，在山海卫观望形势。我大清许多年来立志进入中原，建都北京，这正是极为难遇的大好时机。就在近几天内，我要亲自率领满、蒙、汉十几万精兵，进入长城，攻占北京，剿灭流贼！这次出兵，一定要获得全胜！”

他停一停，又向大政殿内外肃立的满汉朝臣们扫了一眼，不期与豪格的眼光遇到一起。仅仅互相看了一下，豪格便将自己的眼睛回避开了。他忽然猜想，今日的朝会可能就是商议南征大事，并不是专门对付谁的，于是略微觉得心安。

多尔袞对于大军出征的事并没有兴奋之情，脸上冷冰冰的，眼神中充满杀气，接着说道：

“这次进兵中原，不是一时之计，要经过恶战，剿灭流贼，占领北京，占领中原，为大清在中国建立万世基业。我比郑亲王年轻十几岁，率军南征的事当然落在我的肩上。郑亲王德高望重，留在盛京，主持大清朝政，镇压叛乱，管理满、蒙和朝鲜等处，最为适宜。至于出兵的详细计划，一二日内将要同满汉大臣们详细商议。为着我大清朝出兵胜利，必须先消灭朝廷隐患。”他望着旁边的济尔哈朗说道：

“郑亲王，我大清朝的隐患，你跟我同样清楚，请你主持审问！”

大政殿内外的空气凝结了。豪格的心头猛然一沉，脸色一变，两腿微微打颤，在心里说道：

“果然是对我下手！”

郑亲王想到去年八月的争夺皇位之争，心中害怕，暗暗想道：“这是第二次要流血了！”他按照多尔袞的事先吩咐，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有的站在大政殿内，有的站在殿外，一听到叫出自己的名字，无不面色如土，浑身颤栗，到两位辅政王的案前跪下，不敢抬头。人们听见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心中全明白了，许多人偷看豪格的神情，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在这些人情绪紧张的片刻中，济尔哈朗又叫出几个人的名字。被叫的人迅速来到两位辅政王的面前跪下。

豪格心中说道：“我要死了！死了！”虽然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审问，但他的心中明白，郑亲王是按照多尔袞的意见行事，是多尔袞决定杀他。他的心中不服气，竭力保持镇静，但是两条小腿肚不能不微微打颤。

济尔哈朗先叫镶白旗固山额真（旗主）何洛会说出肃亲王在私下诽谤睿亲王和图谋不轨的事。何洛会慷慨揭发肃亲王有一次如何同他和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

伊成格、牛录章京罗硕谈话，诽谤睿亲王，挑拨是非。多尔袞问道：

“他怎么挑拨是非？”

何洛会说：“肃亲王对我们说，从前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都归附于我。现在他们忘恩负义，率领两旗归附和硕睿亲王……可恶！”何洛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揭发：“肃亲王还几次对我们说：睿亲王经常患病，岂能永远担负辅政的重任！有能力的人既然归他收用，无能力的人我就收用，反正他不是长寿之人，我们等着瞧！”

多尔袞愤怒地向肃亲王看了一眼，在心中说道：“哼，你说我不会长寿，咒我快死，我偏要今天就将你处死！”

然而多尔袞的性格比较深沉，他要杀豪格的决定暂不流露，也不说出他自己通过收买肃亲王府的人们所掌握的豪格的隐私谈话，又向何洛会问道：

“肃亲王还说过什么不满意朝廷的话？”

何洛会说：“请辅政王询问杨善！”

多尔袞转向杨善问道：“杨善，我知道你投靠了肃亲王，甘心做他的死党，同谋乱政，罪当处死。你照实招供，你对肃亲王还说了什么话？”

杨善猛然如雷轰顶，面色如土，说道：“请辅政王莫听何洛会乱咬。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多尔袞说：“好，杨善，你敢狡赖！何洛会，你说出来！”

何洛会本来不想再作多的揭发，但是事到如今，他害怕杨善一伙反过来咬他一口，不得不下了狠心，接着揭发：

“当肃亲王说了那句话以后……”

多尔袞认为礼亲王等都不能听明白，厉声问道：“你说明白！肃亲王说的哪一句话？”

“他说‘有能耐的人既然都被睿亲王收用了，剩下没有能耐的我当收用’。肃亲王说完这话以后，杨善跟着就说：‘帮助睿亲王收罗人才，全是图赖施用的诡计！我若亲眼看见他给千刀万剐处死，死也甘心！’”

“下边还有什么话？”

“下边，肃亲王说：‘你们受我的恩，应当为我效力。可以多留心图赖的动静，随时向我禀报。’杨善回答说：‘请王爷放心，我们一定要将图赖置之死地，出了事我们抵罪，与王爷无干。’杨善，你的话是不是这样说的？”

审问至此，人们断定杨善必死无疑，豪格也断定他自己难以干净脱身。于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墙倒众人推，纷纷揭发肃亲王的悖逆言行和他同某些人的私下来往，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本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被提到阴谋乱国的高度加以解释。肃亲王豪格听到有些揭发，身上出汗，想道：“完了！”但是另外有些不实的揭发使他既愤怒，又不敢辩论，只好紧紧地闭口无言。在大政殿中揭发很久，豪格开始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愿细听。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与揭发的罪状丝毫无关的闲事……

前几天，豪格预感到睿亲王在大军出征前会在朝廷上故意生事，就让自己的福晋以送东珠为名去睿王府看看，他的福晋坚决不去。夜间在枕上谈起她不肯去睿王府的事，她才说上次去拜年，睿王爷不断看她，看得她不好意思，所以她不愿再去。

不过后来她还是去了，结果又被多尔衮看得不好意思。她回去就对丈夫悄悄说了。

很奇怪，在目前生死交关的时候，豪格竟忽然想起来这件闲事，并且想着睿亲王可能将他处死，再霸占他的福晋……

多尔衮向济尔哈朗说道：“郑亲王，大家揭发的事情很多，对有罪的人们如何治罪？”

济尔哈朗昨夜已经拿定主意，回答说：“两位辅政，以你为主，请你宣布如何处治。”

多尔衮向全体朝臣们大声说道：“肃亲王豪格罪恶多端，另行公议如何处置。先摘去王帽，跪下等候！”

豪格浑身颤栗，赶快跪下。他的王帽立刻被人摘去。

多尔衮接着说：“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这三个人依附肃亲王为乱，又不自首，立即斩首！”

几个巴牙喇兵立即将以上三人捆绑，推了出去。

多尔衮接着又说：“罗硕，曾因他乱发诏谕，禁止他再与肃亲王来往。后来他又进出肃亲王府，私相计议。斩首！”

两名巴牙喇兵立刻将罗硕绑了，推出殿外。

另外，有两个官员被罚各打一百鞭子；将杨善和罗硕的家产没收，赏给图赖；将俄莫克图和伊成格的家产没收，赏给何洛会。现在，所有的人都等待睿亲王宣布对豪格的处分，整个大政殿内外都屏息了。多尔衮向大家问道：

“肃亲王罪恶多端，又是祸首，应当如何处治？”

紧张的屏息。

多尔衮向郑亲王问道：“郑亲王，你说，应该如何处分？”

济尔哈朗只要说一句话，豪格的死罪就可以定了。然而昨夜多尔衮在郑亲王府密商今天如何审案的时候，郑亲王对于多尔衮要处死肃亲王的主张虽不明确反对，也不表示同意，总是沉吟不语。此刻他更加犹豫。汉臣们不敢做声，满臣们也没有人慷慨陈词，都不主张将肃亲王立即斩首。在此关键时候，竟然连忠于睿亲王的何洛会和图赖二位大臣也有点踌躇了。

大政殿内外屏息无声。大家心中明白，辅政睿亲王想趁着今天除掉肃亲王，使皇族亲王中不会再有人妨碍他专擅朝政。但是大家也看清楚他不是一位宽宏有德的人，许多人是怕他，不是服他，万一朝局有变，他的下场可能比别人更惨。何况，不管怎么说，肃亲王是大行皇帝的长子，当今顺治皇帝的同父异母长兄，曾立过多次战功。如今若将他杀了，日后一旦朝局有变，不但睿亲王会被追究杀害肃亲王的罪责，凡是附和与怂恿睿亲王这样做的人也一个个难辞其咎。正在这时，奉命负责

将杨善等斩首的巴牙喇章京带着四个兵丁，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在大政殿前的阶下，然后进殿，向两位辅政王跪下禀道：

“启禀两位辅政亲王，罪臣杨善等均已斩讫。还要斩什么人，请吩咐！”

大政殿内外的满汉朝臣毛骨悚然，更加屏息无声。多尔袞看见满汉百官屏息，郑亲王脸色沉重，没有抬头，也不做声，他自己忽然拿不定主意了。和硕礼亲王代善脸色沉重，似有所思。多尔袞悄悄向礼亲王问道：

“对肃亲王如何处分？”

满汉大小文武官员，包括诸王、贝勒、贝子，都知道肃亲王的死活只在年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的一句话。代善的表情严肃，对多尔袞说了一句话，声音极小，别人不能听清。随即多尔袞对满汉朝臣宣布：

“肃亲王是乱政祸首，罪恶多端，如何治罪，明日另行详议。巴牙喇兵，将肃亲王严加看管，不许他回到肃亲王府，不许他同人来往！”

大家敛声屏气地看着肃亲王被几个雄赳赳的巴牙喇兵带了出去。

“散朝！”多尔袞最后吩咐。

满汉群臣躬身肃立，连大气儿也不敢出，等候辅政睿亲王多尔袞、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礼亲王代善三人走出以后，才脚步轻轻地退朝。没人敢交头接耳，但大家的心中有一句共同的问话：

“明天会斩肃亲王么？”

经过上午在大政殿的一阵血腥的政治风暴，多尔袞对豪格一派人的斗争获得了重大胜利。现在剩下的大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趁此时将豪格杀掉。大清国虽然名义上有两位辅政王，但实际上朝廷的大权是攥在他多尔袞的手里，他只要决定杀豪格，豪格的头就会落地，从此以后在爱新觉罗家族的亲王中再也没有人敢同他闹别扭了。

但是回到睿王府中，头脑稍微冷静以后，他更加拿不定主意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昨晚他同郑亲王商量今天案子的情景。对于要处治的几个人，其中有的处死，有的重罚，郑亲王尊重他的意见，都不阻挠。惟独他提到要处死豪格这个祸首，提了两次，郑亲王都是沉吟不语。接着他想到，今天上午在大政殿，他几次问大家应当如何处治豪格的罪，文武官员们没人做声，连他自己的心腹何洛会也不说话。他又忽然想到，当他向礼亲王悄声询问意见时，礼亲王悄声回答一句话：

“他的罪大，不要匆忙斩他……明天再议吧。”

这些情况，使多尔袞开始明白，杀肃亲王不同于杀杨善等人。豪格虽然可杀，但他是先皇帝的长子，幼主福临的长兄，曾立过许多战功，还曾经帮助先皇帝佐理朝政，至今还是一旗之主。多尔袞想到这些情况，他原谅了何洛会等人的沉默，也明白了礼亲王为何说出来“明天再议”的话。然而他是性格倔强的人，既然决心要杀掉豪格，那就要在他率大清兵南征之前杀掉豪格，决不因别人心中顾虑使他手软。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命郑亲王下午进宫，将今日在大政殿揭发豪格等人互相勾结、阴谋乱政的罪款，向两宫皇太后详细禀奏。还要禀明几个与肃亲王阴谋乱政的党羽如杨善等人已经斩首，还有几个人也处了重罚。按豪格罪款，本该处死，但今日上午暂时从缓，特来请示两位太后降旨如何发落为好。他想，由于他拥立福临继承皇位，永福宫太后必不会反对他处死豪格，而清宁宫太后对拥立福临继承皇位的大事也是热心赞成的。为了安定大清朝政，两宫太后不会反对他处死豪格。只要两宫太后不说反对的话，他就可以立刻将豪格处死，不留后患。

他将主意想好以后，便亲自到郑亲王府，请郑亲王在午膳之前就进宫一趟，向两宫皇太后禀奏上午在大政殿发生的朝廷大事，也将如何治豪格的大罪向两宫太后请旨。济尔哈朗已经看出来满朝文武都无意处死豪格，都认为多尔袞做得太过火了。他自己也是同样心思，但是慑于多尔袞的威势，只好进宫，晋见两宫太后。至于豪格的生死，只有在两宫太后前见机行事，听天由命了。

今天在大政殿发生的流血斗争，事前皇宫中丝毫不知。当早膳以后，宫女们送上乘小黄轿下了凤凰门的高台阶去三官庙上学，才有一个圣母皇太后的心腹宫女匆匆回宫，禀报说凤凰门外直到三官庙，沿路增添了许多巴牙喇官兵，戒备森严，不知何故。永福宫皇太后大惊，不觉脸色一变，心中狂跳。自从她的儿子继承皇位以来，她被尊为太后，但是对于多尔袞她口中不敢露出一句评论的话，只称赞他自己不争皇位，镇压了别的觊觎皇位的亲王，一心拥戴福临继位的大功，然而她不仅认识满文和蒙古文，对汉文的历史书也略能读懂，心中明白多尔袞正是中国书上所说的“权臣”，十分可怕。她在宫中除用心教福临读书写字外，也叮嘱儿子在学中好生听御前蒙师的话，用心学习。她盼望儿子赶快长大，能够平安地到了亲政年纪。每当她将小皇帝抱在怀中，教他读书，盼望他赶快长大，同时总不免想到她对多尔袞既要倚靠，又要提防，不由地在心中暗暗叹道：

“儿呀，我们是皇上和太后，也是孤儿寡妇！”

一听回宫来的心腹宫女禀奏皇宫外戒备森严的情况，她赶快去向清宁宫太后询问。清宁宫太后说道：

“我刚才也听到宫女禀报了，也觉得奇怪。睿亲王就要率大军出征，朝廷上不应该再出事情。我已经将凤凰门值班的章京叫来，问他出了什么大事，他也说不清楚，只说皇宫周围和盛京城内都有上三旗人马巡逻。既然是上三旗的人马巡逻，我就放心了。我已经命他去大政殿看一看，朝廷上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赶快回来禀报。”

永福宫太后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子，说道：“太后，三官庙离大政殿很近，我想将小皇上接回宫来，免得他受了惊吓，你看可以么？”

“也好，你就差一个宫女去吧。”

“我差宫女去就说是两宫太后的口谕？”

“可以。不过，先要叫那四位御前蒙师知道，要尊重他们。”

过了一阵，小皇上回宫来了。在凤凰门内一下了四人抬的小黄轿，他就急急地